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廸

通政使司副使臣黄𢈪菜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何廷淳

詩傳大全卷十九

明 胡廣等 撰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

氏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别商魯三頌之名雖同而其體制各别也○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止齋陳氏曰别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踈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凡五卷安成劉氏曰雅頌無諸國别元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於人斯

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絜故曰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東萊呂氏曰士虞禮祝詞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濟濟衆也多士與音預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孔氏曰疾奔走言勸事也承尊奉也斯語辭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曹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東萊呂氏曰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臨川王氏曰肅雝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

○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趍事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臨川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新安胡氏曰此詩唯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斁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雝顯相肅雝即文德之謂也畢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祀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九峰蔡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東萊呂氏曰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定宇陳氏曰雖雖肅肅乃文王盛德輝光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雝之德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文王盛德之容宛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斯言殆非虛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戶括反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廬陵羅氏曰賁

漚熟絲也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通典注曰乾豆脯羞之類獨上歌不以筦同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惟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

不已言無窮也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人為之如使可為須使百般安排也須有

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

純不雜也程子曰不已則無間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

王其猶天歟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

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

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明之如此其旨深矣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

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孫○安成劉氏曰後王主祭者皆得稱曾孫篤厚也東萊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

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定宇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於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華谷嚴氏曰清則潔靜而不雜

緝則悠久而不已純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曹氏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祥也

然此詩疑有闕文焉慶源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典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惟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音恥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以此福矣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承職反也靡汰侈音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為王之所崇也又

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黄氏曰此成王感發諸侯不盡之意

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 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也○問不顯維德按詩中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

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子曰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

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辥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有夷之行叶户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黄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天作似以岐可興周而天故使大王之遷岐也然其一篇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於天也○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華谷嚴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興

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又曰大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大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安成劉氏曰朱子於

下武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為謚名固各有當也基積累于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

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纔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黄氏曰文武受天命興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為心後王以文武之心為心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也○豐城朱氏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日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 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

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

文毋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安成劉氏曰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文王既右饗叶虛良反之

儀式刑皆法也華谷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須溪劉氏曰諄復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慶源輔氏曰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刑以為法也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為動作不敢忌也

嘏錫福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皆載祝以神詞嘏主人與之以福

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慶源輔氏曰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安成劉氏曰文王比天帝為親以親親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豐城朱氏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文王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曰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三山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慶源輔氏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圜與圓同）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蒲交反）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

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

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昦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

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

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

東萊吕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

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峰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絶設表望是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孔氏曰武王巡守至於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

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也○華谷嚴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安成劉氏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曾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

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懐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曹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巡守所至百神皆祭焉

華谷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懐百神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能為也天實右序之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三山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懐柔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戢聚櫜韜孔氏曰櫜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韜弓肆陳也夏中國也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三山李氏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三山李氏曰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安成劉氏曰天既右序我周使人神受職則我周王固為天下之君而為天之子矣我周既

式序諸侯而以德化中國則信為天之子而保天之命也然此一節則言廵守朝會黜陟之事也　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慶源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于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懼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享葢王廵守殷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洽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閲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覲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黄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廵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城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城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城此告祭懐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

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鄭氏曰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顔氏曰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賔來奏納夏其聲載於樂章其職掌於鍾師然杜預韋昭之説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又曰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鶩夏是總為九夏之名齊音齋祴音訖鶩音遨○鄭氏

曰九夏疑皆詩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韶夏左傳國語之註恐難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三山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叶謨郎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三山李氏曰言昭臨

四方無不察也

鍾鼓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

福也華谷嚴氏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禄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復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

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禄之來反復而不厭也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禄所以反覆曰至而未艾也○華谷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内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上帝之所以君之者豈無自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降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禄之來反覆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

之自強不息成康之明斤斤不已之故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

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曰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德文武最盛文陽也武陰也而文取數尤多含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西山真氏曰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

也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穀長注大麥今稞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為大麥率偏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安成劉氏曰真可配天故謂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朱子曰立即書所謂烝民乃粒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偏養下民者華谷嚴氏曰后稷遺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偏養斯民也然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盖

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為善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成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慶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偏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遍于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夫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教之也若民無恒産因無恒心矣或曰此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

賦也嗟嗟重去聲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

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待洛反)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音汝下同)女當來咨度也(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慕)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子淺反)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其説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慶源輔氏曰保介助王耕藉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莫春斗柄建辰夏王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音挑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鐮也孔氏曰鎛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三者皆田器也艾穫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務農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而該舊也○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臨川王氏曰治其事於前則收其功於後不可不勉也○三山李氏曰惟能庤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也○豐城朱氏曰此詩兩言嗟嗟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

也況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於是戒之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牟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牟以為嘉穀之占又可以俟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華谷嚴氏曰既嗟歎而告臣工又嗟歎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意告之也○須溪劉氏曰嗟嗟臣工至來咨來茹未有所言也至嗟嗟保介則進其從者而與之言亦惟閔其農事而已能知民事艱難而閔之曰如何新如何畬其下則又述其相與贊喜

勞勸之意焉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周禮遂人夫間有遂萬夫有川○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竝耕也○此連

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竝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昔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北溪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

收大率十而賦其一○格庵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路也

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豐城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噫嘻一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

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王氏曰辟雝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孔氏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庚後以叛而誅之又封微子於宋○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此二

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鷺之潔白也華谷嚴氏曰振振然羣飛之鷺集於西郊辟雝之澤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皆來助祭於此亦有此容也或曰興也

在彼無惡烏路反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羊茹反以永終譽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

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慶源輔氏曰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斁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必如是然後可以夙夜以永終此譽也尊之曰客又以鷺比所謂譽也庶幾不敢必之辭也夙夜無或息之意也永長也終竟也○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振鷺一章八句 三山李氏曰杞宋天子後也其禮加於諸侯故特為此詩也○問振

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助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并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為鑒耳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

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三山李氏曰稌粳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亦助語辭數色主反下同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新安胡氏曰按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芟為春祈良耜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濮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

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際以降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廬陵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八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眡瞭者相之眡瞭音視了○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

乎祖之詩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兩句總序其事也慶源輔氏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豐城朱氏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於周之庭矣

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焦女反既備乃奏叶音祖簫管備舉以上叶瞽字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孔氏曰植者為虡橫者為栒大板為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縣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繒為翣戴以璧樹翣於栒之上明堂位所謂周之璧翣應

小鞞田大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小鼓謂之應大射禮云應鞞在建鼓東自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鄭氏曰田當作𣞤音胤小鼓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太師職云奏鼓𣞤注云為大鼓先引故知田當作𣞤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曹氏曰足鼓則以趺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杜孔反動也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

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歷畧二音之以止樂者也孔氏曰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枘椎連底挏之止其椎名也敔以木長尺櫟之籈其名也籈音真挏音同○考索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音笛併兩而吹之者也臨川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孔氏曰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盖並吹兩管也

喤喤音横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九峯蔡氏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曹氏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數也

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疊山謝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尚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豐城朱氏曰樂聲喤喤而和鳴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人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叶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猗與歎詞潛槮（音滲）也（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槮音諶槮槮也字林作罧音心去聲）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華谷嚴氏曰王氏以為潛藏之潛言取之深也解頤新語云魚喜潛）鰷白鰷也（陸氏曰鰷形狹而長若條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季春薦鮪于寢廟（鄭氏曰進時美物）此其樂歌也（廬陵彭氏曰子

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義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潛一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有來雝雝與公叶篤內同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朱子曰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此武王祭文

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安成劉氏曰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止于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慶源輔氏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敬事之意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於音烏薦廣牡相同上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音口綏予孝子叶奬里反

於歎詞廣牡大牲也臨川王氏曰碩大肥腯之謂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華谷嚴氏曰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

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而克昌其後嗣也慶源輔氏曰言文王之安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蘇氏曰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故而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綏我眉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音又烈考叶音口亦右文母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大祝掌辨九撡以享右祭祀撡音拜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姒也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諡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慶源輔氏曰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王之宣哲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

母愈久而不替即綏予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舞論語亦曰以雍徹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賢遍反下同辟音壁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反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曰有鈴曰旂郭璞云縣鈴於竿畫交龍於旂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禀受法度曹氏曰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其車服之盛如此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

武王為昭考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為昭而右為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祖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安成劉氏曰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豐城朱氏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後五反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惟悅車服鮮明所謂休有烈光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凡兮所以永保多祜皆爾羣公有以綏之而使得以緝熙于純嘏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曹氏曰封于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内國名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萊來

呂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孔子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九峯蔡氏

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代之法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曰敦琢是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

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孔氏曰命微子為宋公代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黄氏曰馬有潔白之色人有萋且之敬旅有敦琢之賢則周人之於微子無往而不見其可愛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立反以縶其馬同上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東萊呂氏曰謳郡張氏云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華谷嚴氏曰樂其留之久也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華谷嚴氏曰恐其去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説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晉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段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莫且敬慎貌又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一宿而又

一宿信信再宿而又再宿愛之而不欲其去也去而復追還之所以安而留之者又無方焉慇懃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斁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祉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曹氏曰伐紂以除害樂其能成武功也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

定其功也　○黄氏曰止殺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畧是也○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華谷嚴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定宇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丕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為武而以止殺致定為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慶源輔氏曰武王故稱其莫強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勲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為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豊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

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濮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賚為第三章桓為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

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建安何氏曰内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剌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内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候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三山李氏曰嬛與哀此煢獨之意同嬛孤獨也左傳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于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

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安成劉氏曰此釋經文第四第五句○慶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匡衡可謂善

說詩也喪畢思慕所以釋㷀㷀字意氣未能平所以釋在疚字義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則又以言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為終身能孝也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羮也後漢書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羮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音紙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顔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顔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

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舊讀詩而愛顔説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也○安成劉氏曰大指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止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詞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玆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為孝○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於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歎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定宇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

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安成劉氏曰此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詞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曹氏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臨川王氏曰保安則無危亡之憂明顯則無昏塞之悲○成王既朝音潮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上聲以就之

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時掌反下遐嫁反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予悠哉朕未有艾又嘆武王之道甚遠而恐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曾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意思不能接續或至於判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為予乃幼沖小子未能任家國之多難此蓋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

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三山李氏曰自訪予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嘆矜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新安胡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焄蒿悽愴如或見之也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何其微婉懇切反覆曲盡有無窮之嘆詠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定宇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者也如此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

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以武王之如見文王於庭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詩語意相照應如此○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黄氏曰上篇言陟降庭止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上篇言繼序思不忘而此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皆是一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安成劉氏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渙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

其孝可謂不匱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奬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華谷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禍福不爽故予奪無常其命難保也○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

以不敬也慶源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道之明命不易保唯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於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己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讜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將進也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佛弼通○鄭氏曰輔也華谷嚴氏曰佛謂之弼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

仔肩任也華谷嚴氏曰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此乃自為答之之

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合可何佐二反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日於事上有所就月於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於光明又賴群臣助我所任之事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己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

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未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是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

敬之一章十二句　定宇陳氏曰戒王以天之常敬者臣之忠也答群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夏其未能敬而內為學於己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於是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自求辛螫施隻反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

予蓼 音了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 臨川王氏曰蜂善辛螫 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 力幺反 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 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一名襪雀化則為鵰○埤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 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

鳥比其所當懲者葢指管蔡之事也　眉山蘇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毖後患也○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為桃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此詩作於成王免喪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

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於始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挑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毖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載芟載柞 側百反叶疾各反 其耕澤澤 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 曹氏曰秋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是除草曰芟薙音弟繩音孕合實曰繩 澤澤解上聲散也 釋文曰土解也○華谷嚴氏曰專言新墾之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墾土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

耘去苗間草也安成劉氏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為除根株葢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隰為田之處也華谷嚴氏曰下溼曰隰畛田畔也王氏曰千言其多也耦言竝耕也或徂隰或徂畛言耕夫遍野無曠土也○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治田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叶與以有略其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蒲委反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三山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音與任甿音氓者也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音閑民轉移執事者鄭氏曰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華谷嚴氏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喩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去聲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行饁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夫也○曹氏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華谷嚴氏曰夫耕

婦饁雖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略利曹氏曰耜首斵木為之利則入土也深俶始載事也曹氏曰前曰其耕澤澤初反土也今曰俶載南畝則將種矣〇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曹氏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〇鄭氏曰實種子也〇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苗生也

驛驛其達叶陀悅反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安成

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

緜緜詳密也麃耘也

臨川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也○華谷嚴氏曰芟耘麃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漸闢田除地上之草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麃是除苗間之草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叶上聲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新安胡氏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臨川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蘭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豐城朱氏曰皆酒醴芬芳之氣也胡壽也孔氏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三山李氏曰胡耇老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安成劉氏曰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養老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經音 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永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華谷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尤願勿替也○安成劉氏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所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為誤矣而

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際薦新於宗廟而歌之也歟○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二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閔其耕種之勞序其饁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寧殺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歌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趍功之心也耶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養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滿委反

賦也畟畟嚴利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說見前篇安成劉氏曰第二節言苗生也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三山李氏曰此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其饟伊黍無珍味也○安成劉氏曰第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趙刺入聲薅去上聲也荼

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曰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

陸之草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盧達反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耕民之狀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叶莫口反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安成劉氏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

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鄭氏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近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三山李氏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蓋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安成劉氏曰第七節言其樂豐稔也

殺時犉牡如純反有捄其角音求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無韻未詳

黄牛黑唇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春祭祀眉山蘇氏曰以似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安成劉氏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

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乃代反鼎及鼒叶津之反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故曰絲衣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故知絲衣為助祭之服也俅俅恭順貌孔氏曰人貌恭順基

門塾之基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内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内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内塾之基矣鼐大鼎鼒音玆○爾雅曰鼐圜弇上謂之鼒注云斂上而小口者弇古掩字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三山李氏曰大聲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鼏冪與鼏同莫狄反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安成劉氏曰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

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鉶於房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几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于門東西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鼏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鼐也○臨川王氏曰自羊但牛先小後大也鼎鼏及鼒先大後小也先後皮覆展視所以致勤敬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祭之先整潔謹重如此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酒器如式而酒味和旨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玩此一詩真可畫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紑俅牛鼒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於(音烏)鑠(式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徂候反)載用有嗣(叶音祠)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

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慶源輔氏曰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不見其有跡直至時節到來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音酌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建安何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舞也○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頌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然此詩與賚般音盤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眉山蘇氏曰方其不可而遵養時晦見其可而後為之此所以為酌也○華谷嚴氏曰初則遵養繼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綏萬邦屢（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非為武也與乎人之武矣○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曹氏曰今年豐屢應則天之眷佑有

周固匪解矣然武王之所以致此者由得士以為用也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豐城朱氏曰武王之綏萬邦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其屢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於下天時應於上也所以然者由上天有匪解之命故武王有桓桓之德惟其有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必有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上昭於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於天也故周有惟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命即文王之命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華谷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此亦頌

武王之功慶源輔氏曰綏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

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

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閒毫髪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成就也是以其

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

失其舊矣又篇内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

時作者亦誤矣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

其事以告於武王耳序以為講武類禡（馬嫁反）之詩豈後世

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音烏）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

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

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

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

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臨川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心而可思繹者耳非己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集傳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者是矣此又提起來辭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不及車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為重而不以物為重也

賚一章六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安成劉氏曰大武作於武王崩後此頌為武樂第三章故詩中皆述武王封賞之意而非本文王之德未傳所謂昭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

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廵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黄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廵守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句言廵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音盤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遍乎四岳所謂盤旋也○眉山蘇氏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賚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賚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費雲開

詩傳大全卷二十

明 胡廣等 撰

魯頌四之四

魯少去聲皡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知丈反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襲慶府今兖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海州今寧海州密州今高密縣與沂州竝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

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新安王氏曰魯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恵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孔氏曰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今無所考獨閟宫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録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

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孔氏曰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又曰頌詠魯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曹氏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與也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

謂其言之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廵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眉山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須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廵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駉駉古榮反牡馬叶蒲補反在坰古榮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

與反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駉駉腹幹幹馬脅也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驪黑色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曰黃而微白色雜名皇純黑曰驪孔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微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

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慶源輔氏曰僖公當作魯侯前云唯閟宮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藍田呂氏曰僖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繹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段氏曰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矣○埤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臧殆此之謂也○安成劉氏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壯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

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有騂有騏以車伾伾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今桃華馬也赤黃曰騂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牡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青黑曰騏孔氏曰青而微黑今之騘馬也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音留)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良忍良辰二反)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北角反)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力輒反)曰駱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鬣馬駁駵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騂馬故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音洛)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彤赤也今赭黄馬也豪骭閑去聲曰驔毫在骭而白也孔氏曰骭脚脛葢膝下之名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孔氏曰爾雅云一目白瞯二目白魚祛祛彊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葢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也葢詩之功用如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貼無邪字此乃做時文相似然其

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安成劉氏曰詩之為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于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于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

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蒲必反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舞于胥樂音洛兮

興也駜馬肥强貌明明辨治也廬陵歐陽氏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振振羣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毛氏曰鷺白之鳥興潔白之士也○廬陵歐陽氏曰取其修潔翔集有威儀也○鄭氏曰潔白之士羣集于朝君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辭也○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奬里反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

曾氏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或曰祿也詒遺去聲也

眉山蘇氏曰願其君富且有後也　頌禱之詞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慶源輔氏曰駜彼乘黄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為善頌善禱矣

思樂(音洛)泮(普半反)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毛氏曰天子辟廱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芹水菜也(本草曰水靳一名水英可作菹味甘)戾至也茷

茷飛揚也噦噦和也三山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又曰如漢明帝開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安成劉氏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頌禱之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慶源輔氏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

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黄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温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吼反屈此羣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本草注曰蓴菜三四月後通名絲蓴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名瑰

尊味苦體澀長道猶大道屈服醜衆也廬陵彭氏曰唯難老則可以順長道而服羣衆也○臨川王氏曰順從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安成劉氏曰三章頌魯侯享壽考而盡君道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侯五反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三山李氏曰內能慎其明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曾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

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安成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況壁反）淑問如臯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孔氏曰馘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殺取其耳故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因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受其詞而斷其罪故善聽訟如臯陶者獻之）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禮記王制注曰定兵謀也）及其反也釋奠

於學而以訊馘告王制注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頌其有是功也三山李氏曰古者建學養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慶源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者正以此章既作泮宮一句生義將以作為創造則又恐魯不應舊來無學故遂以為修耳殊不知此乃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詩而詩人須禱欲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服耳故云魯國既作泮宮則淮夷既服其文德矣故於此下遂言願其獻馘獻因之事也○安成劉氏曰五章頌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遏也釋文曰狄遠也○臨川王氏曰擾而遏之也東南謂淮夷也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豐城朱氏曰徂茲淮夷徐戎竝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時人頌禱其君必至於狄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烝烝皇皇盛也曾氏曰其竝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不吳不揚肅也不告於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鄭氏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獄之官者○三山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必

告治獄之官伯州犁之事是也又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狄逺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安成劉氏曰六章頌願公之臣士皆有才德以立功也

○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脚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郭反)

賦也觩弓健貌(鄭氏曰言持弦急也)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孔氏曰荀卿論兵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彤弓一彤矢百故又謂束矢當百箇)搜矢疾聲也(孔氏曰其

發則披然而動疾博廣大也無斁音亦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眉山蘇氏曰公之兵戎精縞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〇臨川王氏曰孔淑不逆言無復作慝而順以服也〇鄭氏曰堅固其軍謀謂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〇慶源輔氏曰此章又顧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〇安成劉氏曰七章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

〇翩彼飛鴞吁驕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黮尸荏反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敕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曹氏曰傳云桑黮甘甜鴟鴞萃樂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〇孔氏曰漢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賂遺去聲也南金荆揚之金也鄭氏曰荆揚貢金三品〇孔氏曰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則淮夷其土不出龜象貝國不屬荆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謂淮夷之地出此物也〇三山李氏曰書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是淮夷世爲魯患故頌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安成劉氏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焉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因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醎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閟筆位反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叶音隱）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回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六直反）稙（徵力反）穉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求許反）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呂反）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藍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盧紅也）密也（孔氏曰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礱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

僖公耳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稺孔氏曰重穋稙稺生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奄有下國封於邰也華谷嚴氏曰劉氏云奄有下國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終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孔氏曰禹能平水土稷能播種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也○慶源輔氏曰奄有下上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禹稷之功相為終始相繼以相成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何益無禹則稷之教稼穡何施○三山李氏曰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

同其實相終始也非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稼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種雖禹治水民何自食惟前後相承故云纘也○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僖公所奉閟宮之祖上出于后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反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雨反

賦也翦斷音短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格菴趙氏曰蔡節齋

云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雙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南豐曾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三山李氏曰謂長子為元子啓開宇居也慶源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他慮則使與天為二不足以

致天之屆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后稷以下至于周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奬里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享祀不忒（叶訖力反）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何二反）是饗是宜（牛奇牛何二反）降福既多（章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

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顓臾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之實占地三百餘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也故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地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邾若須句若顓臾又皆魯之附庸

即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遽妄為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若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安成劉氏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在位三十三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

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皇祖謂羣公安成劉氏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頌之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自伯禽封魯以致僖公致敬郊廟而獲福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户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薄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

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孔氏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也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亦特也○安成劉氏曰不敢使與文武

同故牲用殷人所尚之色犧素何反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孔氏曰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腹上畫牛形又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似鹽反湯中瀹肉去上聲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音刑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欽入聲煮肉汁不和去聲咸平聲之以登貴其質也儀禮設太羹湆于醢北注云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太羹不為神非咸者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咸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音如敷一

堂房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周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析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萬舞名震騰驚動也曾氏曰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華谷嚴氏曰願有壽考之三卿為明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專言僖公致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

○公車千乘繩證反叶神陵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叶弓姑弘反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黄髮台背叶蒲寐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吾蓋反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音基也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

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為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安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疋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為田萬井止出車百乘積十同為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千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為方三百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為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子注孟子千乘之國亦嘗以為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

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

安成劉氏曰縢

如緄縢之縢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華谷嚴氏曰魯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胄謂兜鍪以貝為飾說文云綅綫朱綅赤綫也謂以朱綫綴甲增

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𢓜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孔氏曰僖四年公會齊侯等伐楚楚一名荊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荊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例如此○安成劉氏曰荊者楚之本號蓋以荊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荊以正其戎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

其才力以為用也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周公之宇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詞若非祝頌之詞則是僖公果萬有千歲乎○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叶魚咸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也龜蒙二山名盧陵羅氏曰郡國志泰山郡傅縣有龜山蒙陰縣有

蒙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曾氏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曾氏曰淮夷來同則淮浦諸夷在魯之南者同來會盟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下章放此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廬陵羅氏曰地

理攷異鳬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鳬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音燭可以服從之國也臨川王氏曰言魯之治東及於海邦南及於蠻貊○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鳬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叶組里反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叶羽已反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音湖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曾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嘗屬魯○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注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

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安成劉氏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安成劉氏曰閔公在位二年為慶父所弑其母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娣也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

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眉山蘇氏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音角有舄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約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盧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亦曰尤來在兖州乾封縣新甫山在汶陽縣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安成劉氏曰路亦訓大

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安成劉氏曰即前所謂閟宮也奚斯公子魚也

作者教護屬音燭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公子魚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

屬付工役課其章程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慶源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二山斷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析之為榱桷者猶爲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新安胡氏曰竊謂閟宮是依倣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遂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閟宮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遂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閟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

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黄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眉山蘇氏曰詩人願僖公上為神之所福內為民人之所安外為鄰國之所懷而修舊起廢治其寢廟以順萬民之所望也○定宇陳氏曰僖公修閟宫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閟宫為姜嫄廟者固非毛

又以新廟為閔公廟者尤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考索曰駉詩言牧馬之事有駜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宫服淮夷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閟宫則敘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㫾不亦過乎○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

足故也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歴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亡故未有宗號也歟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

庶凡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音孟諸之野孔氏曰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諸也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凡弟同世外是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

通也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叔避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商頌○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奧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鄭氏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不陳其詩

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潁州○曾氏曰契封商今上雒商是

也至湯凡八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嚳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即湯故都故後世或稱商或稱殷或兼稱殷商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詞那多也臨川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〇曹氏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置陳也廬陵歐陽氏曰陳鞉與鼓書曰下管鞉鼓蓋虞夏以來舊物常用之簡和大也衎苦旱反樂也烈祖湯也毛氏曰有功烈之祖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音狄蕩其聲樂三闋苦穴反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禮記郊特牲注曰滌蕩猶搖動也〇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

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廬陵歐陽氏曰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為湯孫但不知所斥者何王耳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

禮記曰齊音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音去聲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孔氏

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建安何氏曰慕容氏云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思之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朱子曰見所為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

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曰入室初入廟堂僾然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怵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愾開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建安何氏曰馬氏云僾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也輔氏云既曰必有又曰僾然

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華谷嚴氏曰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也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慶源輔氏曰商人尚聲於那可見綏我思成又見其尚鬼淵淵深遠也嘒嘒呼惠反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孔氏曰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臨川王氏曰依我磬聲言與堂下之樂諧也穆穆美也鄭氏曰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也○安成劉氏曰既言管

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速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慶源輔氏曰穆穆厥聲亦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其樂聲甚美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毛氏曰大鍾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邶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佾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為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

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安成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祼於奥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祼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者言皆悅懌也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

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妄也閔馬父國語

魯語注馬父魯大夫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

曰在昔昔曰先民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深得其旨可以涵詠便見得敬是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其不敢專也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章首兩以湯孫間稱於聲樂之間者所以垂歎其樂之美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孔氏曰魯語注云名頌頌之美者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太師校之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已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自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雝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爲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華谷嚴氏曰稱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

云也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所言流慶無窮令方於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豐城朱氏曰成湯以威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酤叶候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中庸作奏令從之假音格無言叶音昂時靡有爭叶音章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曹氏曰清酒冬釀夏成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也○曹氏曰鉶羹也戒夙戒也平猶

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廬陵李氏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節○東萊呂氏曰清酤和羹皆言祭之始也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慶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是乃諸福之所會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至於羹定則薦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羮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黄耇之福也廬陵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文亦有和羮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羮爾而執事總無詿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黄耇之福也

約軧祈支反錯衡叶戸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虚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虚良反降福無疆

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鄭氏曰約軧轂飾也鸞在

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聲和○安成劉氏曰采芑作八鸞瑲瑲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鶬鶬載見曰鞗革有鶬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慶源輔氏曰約軧錯衡八鸞鶬鶬總言助祭之諸侯耶則專言先代之後耳亦其序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曾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

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享也以假來假其義亦然　則降福無疆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　眉山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故此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廬陵彭氏曰上篇言鞉鼓管籥與執競之頌意同此篇言清酤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大抵

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烏拔反也孔氏曰燕色玄故又名玄鳥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息容反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孔氏曰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郊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華谷嚴氏曰契封於商後因以為一代之號言生商謂生契也生契所以生商也○史記殷

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取而吞之三代世表曰契稷之父皆黄帝子孫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跡者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美稷曰厥初生民

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曾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正治也域封境也眉山蘇氏曰湯始受命正域於四方之諸侯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安成劉氏曰此詩推本商人生於玄鳥猶生民推本周人生於帝武此詩追叙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閟宮追叙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豐

城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由本於天命也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於前無以為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竝致其尊美而無畀離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獎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華谷嚴氏曰域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　武丁

高宗也（鄭氏曰武丁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令武丁孫子猶賴其福（廬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糦（尺志反）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華谷嚴氏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言之耳）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令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

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豐城朱氏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于天者亦非止于一世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于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來助祭於商焉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華谷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四海來假（音格下同）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曰百祿是荷謂擔負天之多福）春秋傳作荷（上聲○華谷嚴氏曰章末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而至者祁祁然

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容反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三山李氏曰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

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也朱子有娀契之母家也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絕遠如此○史記正義曰有娀當在蒲州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孔氏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三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于禍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成劉氏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境同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

此曾氏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慶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水芒芒下六句則皆述此句猶言天之栽培我商也久矣○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又云昔我先王

后稷我先王不窋韋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盖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也桓武撥治達道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慶源輔氏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為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既

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為治則其所受之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能循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所以為下民之儀式者無所不備矣宜乎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其孫相土之時則商益以烈烈然光大諸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莫不截然齊整也此章又叙契及相土之事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音支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若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

○商之先

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華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子兮反升盧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華谷嚴氏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子曰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脩飭底人又曰成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于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慶源輔氏

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虧缺無一息間斷故能昭假于天與天為一也以此觀之則敬之一字乃入聖之門而學者成始成終之道可見矣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曹氏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三尺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下國諸

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音燭如旗之縿音衫為旒所綴著長入聲也華谷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為旒衆旒所著為縿何荷競强絿緩也優優寛裕之意遒聚也慶源輔氏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大國小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與縿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具聖敬只中道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强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寛裕此固百福之所聚也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

之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上聲執也猶小球大球也安成劉氏曰鄭意以小共為王所執鎮圭大共為王所執之大圭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華谷嚴氏曰視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新安胡氏曰駿駹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

功也戁悳竦懼也慶源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作駿厖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為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戁竦即周頌所謂無貳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戁竦荷天之休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漢書作遏阿葛反叶阿竭反苞有三蘖五葛反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他悅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曾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

三山李氏曰顏師古云湯雖秉鉞以敬為先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紀把二音姓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段氏曰截者定于一之謂也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慶源輔氏曰載旆秉鉞不敢不虔即所謂臨事而懼也此與不震動不戁竦敵行而不相悖如火烈烈言其氣勢之

威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此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興是甚麼氣勢天下安敢不栽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蘗安得不自然以次而消靡乎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奬里反降于卿士鉏里反實維阿衡叶戶郎反實左音佐右音又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慶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

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人心降于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阿依衡平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九峯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平也或曰伊尹之號○豐城朱氏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于享無疑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

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濮氏

曰序以為大禘則禘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言相土若以為祫祭則羣廟之主在焉而言湯事特詳末乃及伊尹相湯嘗意其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歟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定宇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感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賦也撻疾貌曾氏曰言其兵威神速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

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三山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孔氏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豐氏曰楚蓋荊州之楚地故或謂之荊楚猶商稱殷商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荊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荊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有荊州即荊楚也又有荊岐則雍州之荊詩人故以荊楚別荊岐耳孰謂周始有荊楚哉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慶源輔氏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

奮伐荆楚知所怒也罙入其阻不憚勞也裒荆之旅不縱敵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易既濟九三爻傳曰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三年而克之事之至難也○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之已墜合人心於既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曾氏曰漢志隴西郡有氐道縣羌即西羌姐羌之屬也姐音紵享獻也世世見曰王孔氏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曾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

反

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曾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于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三山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為重也○容齋項氏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莫以

免於禍謫奉其稼穡而不敢解也○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前輩分章全失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豐城朱氏曰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農事之不修則國用之不給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下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田野不闢則天子巡守而責讓加焉稼穡匪懈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天命降監（下與濫叶）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叶越逼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豐城朱氏曰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建邦設都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不敢怠遑又於書之不敢荒寧見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華谷嚴氏曰言政教取正於此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三山李氏曰書云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慶源輔氏曰商之都亳固有自來矣然盤庚之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于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

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安其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栢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五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疊山謝氏曰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爲椽桷有梴然而長以松柏爲衆楹有閑然

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慶源輔氏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閟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者蓋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閟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高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祧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

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其廟高宗祖甲之後則羣昭繼之者皆祧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羣穆祧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羣昭祧于武世室也

然此章與閟宫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篇内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脱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閟宫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宫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宫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張子曰商頌之詞粹○濮氏曰嘗謂魯頌之非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後三篇但稱述前王功德殊不及告祭之意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疊章非周頌也而其鋪敘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于此

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姜嫄契稷相土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襃揚於聲樂之閒也

詩傳大全卷二十